

全十卷·卷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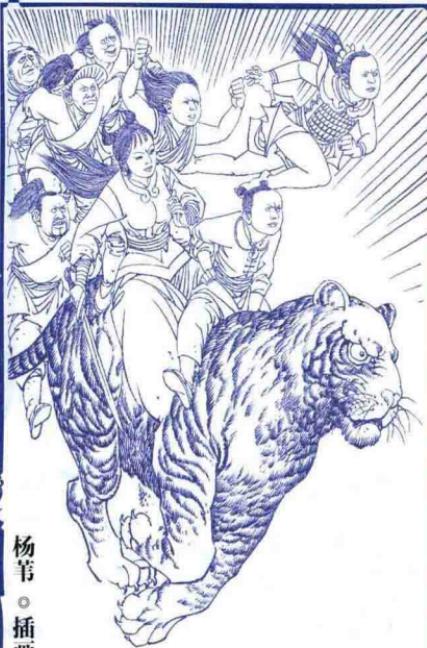
还珠楼主 ◎著

裴效维 ◎校点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 蜀山剑侠传



杨苇 ◎ 插画

还珠楼主◎著 裴效维◎校点 杨苇◎插画

# 蜀山剑侠传

全十卷 卷十



民国武侠·北派经典  
插图版

# 目 录

第三〇五回	逝水惜芳华 路远山深求宝诀 冲空闻异响 烟霏雾涌遁神魔	4731
第三〇六回	绝海剪鲸波 万里长空求大药 穿云飞羿弩 诸天恶阵走仙童	4748
第三〇七回	宝相灿莲花 万道霞光笼远峤 金针飞芒雨 千重暗雾遁元凶	4767
第三〇八回	妙法渡鲸波 电射虹堤惊海若 香云冲癸水 星飞莹玉破玄冰	4785
第三〇九回	蜜爱轻怜 再世仙缘圆旧梦 精芒掩曜 无边毒火堕诸天	4806
第三一〇回	赤手戏元凶 激滟祥辉生宝盖 沉沙惊浩劫 昏茫黑海耀明灯	4821
第三一一回	排难解纷 热雾海中飞宝鼎 除恶务尽 明霞天半起金城	4839
第三一二回	晤仙灵 畅饮青瑶乳 探宝库 言寻黑海碑	4856
第三一三回	合力助痴龙 地穴神碑腾宝焰 潜踪闻密语 波心赤煞耀尸光	4875

<b>第三一四回</b>	入耳震神音	玉宇晶宫摧浩劫	
	凭空伸巨掌	魔光血影遁妖魂	4893
<b>第三一五回</b>	固魄仗灵丹	散绮青霞消煞火	
	艳歌生古洞	飞光紫电斗元凶	4911
<b>第三一六回</b>	雷发紫霆珠	霹雳一声逃老魅	
	身潜兜率伞	香光百里困神婴	4929
<b>第三一七回</b>	宝鉴吐乾焰	一击摇芒弹月弩	
	鬼声逃魅影	满空飞血散花针	4946
<b>第三一八回</b>	恩爱反成仇	更怜欢喜狱成 魂惊魄悸	
	酷刑谁与受	为有负心孽报 神灭形消	4963
<b>第三一九回</b>	随飓入遥空	天宇混茫伤只影	
	飞身同一叶	卿云缥缈遇真仙	4983
<b>第三二〇回</b>	宝气明霞	力援爱侣	
	疾风劲草	苦斗神魔	4997
<b>第三二一回</b>	瑶草琪花	勤求蓝田玉	
	仙裳异宝	同破碧目光	5012
<b>第三二二回</b>	地底传声	双蛛援石女	
	莲心御劫	九鬼陷神婴	5024
<b>第三二三回</b>	义重同门	惊心闻友难	
	情殷旧雨	长路阻仙云	5040
<b>第三二四回</b>	灵石筑	二女话玄机	
	小琳宫	三仙防后劫	5054
<b>第三二五回</b>	雪岭现神光	魔网张空窥魅影	
	圣灵藏鬼女	桥山隐迹话清修	5071
<b>第三二六回</b>	把臂驶遥空	缥缈轻烟笼剑气	
	飞光明大岳	迷漫烈火涌元珠	5084
<b>第三二七回</b>	合璧仗双心	离合神光 同消黑眚	
	分身防大敌	纵横剑气 独朗慧珠	5098

第三二八回	传语寄心声 玄功增智慧	迢递关山 缤纷花雨	眷怀伦好 独秀英云 .....	5111
第三二九回	满室焕祥辉 更生怀大德	悟彻玄修 初窥至宝	欣逢奇福 再警芳魂 .....	5124
第三三〇回	灵桂吐奇馨 仙禽诛老魅	十里香光明彩焰 千山雷雨乱虹流 .....		5140
第三三一回	阳九肆凶威 机先消浩劫	无穷大气藏坤极 一点精光耀碧辰 .....		5154
第三三二回	父子喜重逢 师徒同御侮	掌上传声 空中下击	福临祸去 雾散烟消 .....	5169
第三三三回	应敌有仙机 酬恩完夙约	宝焰飞光 梵音出壁	青霞幻绮 健羽摩云 .....	5184
第三三四回	弹指阻双凶 飞身诛大敌	妙法无边生幻象 红光一线建奇功 .....		5199
第三三五回	烈火荡妖云 冲烟闻鬼语	冷焰红光诛二憾 地灵天象护双童 .....		5213
第三三六回	平地涌金轮 凌空收匹练	太乙光生灵石火 弥尘幡化彩云飞 .....		5227
第三三七回	毒气落红沙 灯花兜率火	百丈祥辉援道侣 千重霞雨戮凶顽 .....		5241
第三三八回	神物喜仙传 玄功惊魁影	好友重逢 三才并秀	同歼大慾 再耀双心 .....	5258

## 第三〇五回

逝水惜芳华 路远山深求宝诀  
冲空闻异响 烟霏雾涌遁神魔

话说李洪和陈岩劫后重逢，喜出望外，同去洞中聚谈了一日。算计为时尚早，李洪想起前生几个至交良友。那东海底水洞中隐居的燃脂头陀和滇池香兰渚前辈散仙宁一子的门人林总，当年分别时，曾说就在这几年内兵解转世，重返师门，不知是否如愿。还有云南石虎山白眉禅师的大弟子采薇僧朱由穆，虽是与父亲同辈的世叔，如以前生师门渊源来论，还是平辈师兄弟，李洪因为他是父亲好友，始终不敢以兄弟相称。一向蒙他厚爱，法力又高，自从石虎山坐关以前分手，便未再见。后来峨眉开府时虽见了一面，但当时自己还是婴儿，刚蒙天蒙禅师恢复灵智，取得断玉钩，匆匆一见，未暇畅谈领教。小神僧阿童近在小南极受伤，被其带往石虎山修炼，也不知复原与否。此时无事，正好乘机往访旧友。这几人与陈岩前生又都相识，略一商量，便同了去。

二人先往东海寻访燃脂头陀未遇。又去寻访林总，知已改名蒋翊，重返师门。无如兵解以前为邪法所伤，元气损耗，初返师门，年纪虽比李洪略大，功力却差得多，新近奉命炼丹，不便扰他清修。

二人告辞出来，便往石虎山飞去。朱由穆已经他往，只小阿童一人在山，三人交厚，连聚了三日。阿童年轻好交，觉着自往峨眉与七矮一起，到处受人礼敬款待。师兄辟谷多年，便自己由小南极归来，也断了烟火之物，往往禅关一坐，多少天不进饮食。难得嘉客上门，李、陈二人又未断绝烟火，山居清苦，

休说美酒佳肴，连碗粗茶淡饭都端不出来，自觉不好意思。

阿童想起离洞五百里哀牢山深山之中，有一片世外桃源，名叫卧云村。主人萧逸，妻子欧阳霜，乃大雄岭苦竹庵郑颠仙门人。只因昔年妖人侵害，全村几遭灭亡，幸蒙穷神凌浑门下弟子白水真人刘泉等相助，转危为安。全村人民多半好道，前月无意中闲游路过，见一幼童甚是清秀，与之一谈，正是萧逸幼子萧璇。小小年纪，竟看出阿童是个异人，再三苦求，请往村中礼待。恰巧萧逸之侄萧清和门人郝潜夫，受了内弟欧阳鸿指教，往青螺峪寻师，刚同起身。路遇阿童，听萧璇一说，一同延至村中，待如上宾。当地桃源乐上，物产丰富，风景清丽，饭食精美。阿童见主人为他特备素斋，恭敬诚恳，再四挽留，素日面嫩，未便不辞而别，心正为难，事有凑巧。卧云村自妖人伏诛，一向安静。这日萧逸长子萧璋，忽与妖妇宋香娃狭路相逢，当时虽得逃走，妖妇仍在跟踪追逐，意欲逃回村中求救。不料乃母欧阳霜随师海外炼丹未归，萧璋到后才知，匆促之间，还不知道来了一位小神僧，见母不在，惟恐贻害，迎出山去。妖妇已经追到山口，萧璋正在拼命迎敌，眼看危急，阿童闻报赶去，妖妇晦星照命，还想将阿童一齐摄走，不料被佛光罩住。幸仗应变机警，见势不佳，负伤忍痛，地遁逃走，差一点没送了性命。阿童为防她再来，次日又将朱由穆洞中灵符取了一道，给卧云村送去。全村上下，自然把阿童尊若天神。以后便不曾去过。

阿童暗忖：“上次行时，主人再三苦求，日后无事时前往小住。村中产有几种瓜果，均是欧阳霜由海外移植而来，现正成熟。前月曾听主人说过，请到时前往尝新。李、陈二人到前数日，萧璋又来石虎山邀请，因为禁法所阻，自己又正用功，他在洞前寻了一阵，未得入门，留书而去。”意欲陪了二人往村中游玩，借用主人佳庖，款待良友，便和二人说了。彼此都天真贪玩，前生良友，劫后重逢，自更有兴，略微一谈，便同起身。

三人到卧云村后一看，萧逸父子已设盛筵，在彼恭候，似有前知。阿童心中一动，事出不意，便自己也是临时动念，萧氏父子怎会早知道？因正说笑，未及询问，就此忽略过去。时正中午，席设村中赏秋亭内，亭在小峰之上。左侧山坡有大片枫林，望去一片红霞。下面遍地秋花，凌霜竞艳。小峰上下，疏密相

间，种有十几株桂花树，金粟离离，缀满枝头，微风动处，隐闻妙香。端的秋光照眼，到处霜华，天色又是那么高旷晴朗，白云丽霄，秋风不寒。虽当九秋之际，依旧是遥山拥黛，近岭萦青，方塘若镜，岚光欲合，陪衬得当地风景分外清丽。虽是主人胸有丘壑，半出人工，但也具有移步换形，左右逢源之妙。筵席又精极味美，荤素具备。三人齐声赞美称谢。

萧逸笑说：“三位仙宾所经海内外仙山灵景不知多少，哪一样美酒佳肴不曾尝过？荒山僻野，不值一顾。昨夜才与小儿、村众勉强选择一处稍微清净之地，以便领教。内人海外带来瓜果和刘公枣，幸在此时成熟。因候仙宾降临尝新，尚未采摘，只此不是寻常果实，差强人意。前月如非神僧解救，全村又有灭亡之祸，大德深恩，全村铭感。仙凡云泥，难得有此福缘，警奉杯觞，所望不弃庸愚，多住些日，感激不尽。”

三人还未回答，忽见一对少年夫妇各捧着径尺玉盘，盘中堆满瓜果，飞步跑来。到了峰前，方始立定，恭敬走上，入亭奉上玉盘，一同下拜。三人见这一对少年夫妇并非庸流，女的更是琼肌玉貌，皓齿明眸，仙骨珊珊，容光照人。陈岩暗忖：“村中怎会有这么好人品？似此美质，如果有人援引，当是散仙中人无疑。”方和李洪、阿童起身谦让，萧逸已指小夫妇笑道：“此是舍侄萧玉和舍侄媳崔瑶仙。前月小神僧光降，恰值有事出山未归，深以未得拜见仙颜为憾。昨日听说小神僧要来，并还陪了陈、李二仙同降，特意斋戒沐浴，虔诚拜见。他二人昔年曾陷妖窟，几乎化为野兽，备受苦难，幸蒙白水真人和诸位仙长怜救，才得死里逃生。由此志切清修，心诚向道，日夕拜祷，时往山外寻访异人，意欲拜师学艺，无奈仙凡分隔，苦无机缘。昨夜向我哭诉，说人生朝露，瞬息百年，有如梦幻，欲求三位神僧、仙长特降深恩，收录援引。弟子见他们意诚心坚，不揣冒昧，代为陈情，不知神僧、仙长尊意如何？”李洪、阿童等同声笑答：“我三人虽然累生修为，今方转世，俱都年浅，自己尚在从师学道，如何能收徒弟？”

原来瑶仙自从劫后重生，便志切修为，先想求欧阳霜为之援引，刻意巴结。不料欧阳霜对于瑶仙虽颇怜爱，终不忘乃母屡次陷害之仇，萧玉又曾忘恩犯上。又知他夫妻情厚，志在同修仙业，不愿分离。师父常说，自己

为了丈夫子女，尘缘未断，致误仙缘。便为他们请求，也必不允。所以一任瑶仙苦求，均以婉言谢绝。瑶仙觉着韶光虚度，芳华易逝，仙缘遇合，始终未得。最后想起义妹绛雪被岷山一位女仙救去，曾听说她将来仙业有望，并与萧清尚有重逢聚首之日。人生百年，转眼老死，婶娘不为援引，似此长年在家盼望，外人都轻易见不到一个，如何能有仙缘遇合？绛妹忠义，情逾骨肉，如能寻到，必为设法引进。恰巧去年一胎双生，又都是男儿，由此娘、婆两家均已有后。便向丈夫明言，决计去往岷山寻找绛雪，求其引进，由此夫妻分房。因刘泉等四仙行时，曾传萧清扎根基的坐功口诀，被瑶仙学去，便照所传，先行用功，商议起身之策。

萧玉自离大难，原有求道之想，又对瑶仙情深爱重，向无违背，闻言笑道：“我只要不离开瑶妹，无不依从。否则，当时教我成仙，我也不愿。”瑶仙娇嗔道：“婶娘常说，我根骨甚好，出家必有成就。还不是为了你这个累赘，便遇仙人，也不会要我？否则婶娘早为援引，何待今日？我看除了绛雪这条路，简直无望。她因见你以前因为爱我太深，百无顾忌，误认你天性凉薄；她又痴爱二弟，见你为我打他，越发轻鄙不满。我虽志切仙业，也不愿辜负深情，舍你而去；一心只想仙人垂怜，也不想作天仙，只求夫妻同修，作一散仙，能得长生，于愿已足。不过我心志虽坚，起因仍由于人生短促，芳华易逝，欲与你长相厮守。这等求道，情缘先自难断，就遇仙人，也必难蒙见许；再与你一路，必更艰难望少。你如真爱我，应知七十古稀，转眼老丑，与其暂时欢聚，何如长驻青春，永不分离，好得多呢。”萧玉满口答应，从此只是干亲热，不再有那床第之私。瑶仙还不放心，恐其日久，情不自禁，有了仙缘遇合，他偏违约败道，反生危害。除日常警诫劝勉外，又在村中呆了多半年，连经试探，试出萧玉果是虔诚坚毅，尽管爱极，从无欲念，才知丈夫真个情深爱重，到了极点。果如所言，只要不分离，无不顺从，芳心越发感动，誓欲夫妇同修，不成便认命，怎么也要在一起。

等寻到岷山，把所有洞穴崖壑幽隐之地全都踏遍，到处景物荒寒，哪有一条人影。山行野宿，受了许多苦楚，终不懈怠。这日想起仙洞云封，寻踪无处，连绛雪那么患难深情的姊妹尚且避而不见，何况别的仙人，越想越觉无

望。萧玉本以爱妻为重，虽然失望，还稍好些。瑶仙越想越伤心，忍不住痛哭起来。夫妻二人正在抱头痛哭，忽见一片尺许大的芭蕉叶无风飞堕，上有朱字。拾起一看，上写：“速回卧云村，到后不久，便有遇合。”并说阿童三人某日来访。寥寥数语，也未具名。料是绛雪指点，不知何故不见，又未详言。这一来，总算有了几分指望。二人惊喜交集，向空拜谢，立往回赶。回村一问，阿童已早来过。日前萧璋去请，也无回音，不知来否。二人好生后悔不该晚归。昨日郑颠仙的门人辛青飞来，交了一信，令萧逸背人拆看，才知陈、李、阿童三人次日必到。萧玉斋戒沐浴，连夜布置，并向叔父苦求，请代求说，以为蕉叶上所说遇合必应在三人身上。及听李洪、阿童这等说法，瑶仙首先情急，想起以前经历与求道之难，好不容易遇见三人，仍是无望，不禁伤心得流下泪来，还待苦求三人，代向别位仙师援引。

陈岩见她可怜，已先笑道：“不必如此。以你夫妻根骨，尤其是你，学道并非无望。古来夫妻同修，成道的甚多，只是机缘未至而已。但我三人道路不同，又不应收女弟子，如为你遇机引进到别位道友门下，却非无望。念你诚求，由我先传入门口诀，你夫妻照此勤习，即便遇合艰难，日久也能领悟，至少得享修龄。再如机缘巧合，修成散仙，也在意中。我有一位前生好友，是位女仙，今尚未遇，他日重逢，必定为你引进便了。”瑶仙先觉绝望，想不到三人中有一人会自开口应诺，不由喜出望外，感激涕零。陈岩随传二人吐纳导引之术和初步炼剑之法。二人俱都聪明，一点就透，三人均颇期许。

李洪前听陈岩说，前生有一良友，是一女仙，便想询问，被陈岩用话岔开，始终不知所说乃是易静。因其答话支吾，料有隐情，也就不再追问。一算日期还早，主人再三留住，瑶仙温婉恭谨，用功勤奋，再加苦求，三人俱都面软，便留住下来。本意照着乙休所说时日，同往幻波池，左右无事，落得成全这一双少年夫妇。萧玢、萧璇、萧琏三小兄妹也都好道，乘机跪求，日夜随侍在侧，求告不已。三人见三小兄妹个个灵慧向上，又曾得乃母传授，服过郑颠仙所炼灵药，根骨颇佳，向道之心尤为诚切。阿童先生怜爱，说自己不到收徒时候，转劝陈、李二人收到门下。陈岩便说：“洪弟是佛门中人，萧琏又是女子。他三人将来当有遇合，便欧阳道友也必为之设法援

引，本来无须。既然如此苦求，不便拂他们向道之心。我意萧玉、瑶仙及他们三人一齐收为记名弟子，由我三人遇机传授，免使失望如何？”阿童还想推辞，李洪最爱萧璇，心想：“师父常说，我虽年幼，屡世修为，功力甚深，将来尽可便宜行事，无须禀告。只在未奉命下山以前，不可多事。此子如此灵慧，师父当必喜爱，便真收为弟子，料必无妨，何况是记名弟子。”听陈岩一说，首先应诺。阿童不便独异，只得暗运玄功，向师门通诚求告，并无回音。知道白眉恩师法力无边，动念即知，如不允许，至少心灵上必有警兆。于是离座，先去亭外向师跪祝，请恕擅妄之罪，并求恩允，终无警兆，也就欣然答应。当由萧逸设下香案，令小兄妹五人同行拜师之礼。三人也分别传授。

李洪见萧璇生得相貌俊美，玉娃娃也似，神态言动十分天真，好些均像自己；对于自己也最亲热，依依身侧，极少离开，越发怜爱，有心赐他一件法宝，才称心意。无奈所有均是仙佛两门至宝奇珍，功力不济，易被妖人夺取。再者弟子五人，也不能太偏爱一个。想了想，只得罢了。陈岩也想每人赐件法宝，只因入门不多几天，恐其年幼无知，炫弄生事，因而终止。二人均有此念，不曾明言。

过了些日，师徒八人正在宾馆中背人传习，遥闻破空之声由山外传来。陈岩心细，听出有异，笑说：“这里不应有人飞行经过。来人飞到后山一带，何事停止，又未下落？必有原因。前月妖妇曾来扰害，莫非卷土重来？我去一探，你二人暂不要去，以防有事。”说罢，破空飞走。李洪想要跟去，被阿童拦住说：“妖妇邪法十分厉害，恐其乘机暗算，虽有大师兄灵符防护，敌人一到，立生反应，毕竟谨慎些好。陈兄传声相召，再往接应不迟。”

李洪还未及答，忽见萧逸门人吴敏飞跑进来说：“外面演武场上，凭空出现了两男一女，喝令村主出见。家师本想发动灵符，因三位仙师在此，来人颇似妖邪一流，恐将其惊走，又留后患，命弟子来此禀报。同时命人款待来人，推说村主出山未归，问其有何见教。”二人一听，立即飞往，五小兄妹也由后跟去。阿童回顾门人追来，恐有闪失，唤住李洪，索性众人同行前往，会在一起，由自己隐蔽佛光，相机应付，以防有失。

两地相隔不远，还未赶到，便见前面广场上站定三个道装男女，周身

邪气，一望而知全是左道妖邪。内一妖妇，装束华丽，相貌奇丑，正在指手画脚朝萧逸所派门人厉声喝骂。大意是说：

一行三人乃天门神君林瑞好友，先听林瑞被杀，欲代报仇，探询数年，近遇黑神女宋香娃，才知仇人乃是萧逸夫妻引来。本想洗劫全村，鸡犬不留，因宋香娃看中萧璋，代为说情，才暂时作罢。如想避免惨劫，速令萧璋与宋香娃结为夫妇，再将那日所见几个少年唤出，并选三十六个童男女，由她带回山去，才可无事。

说时，众人也已赶到。李洪闻言，首先有气。妖妇和同来两妖人偏还不知厉害，正在口发狂言，厉声恫吓。一眼瞥见左侧树林中跑来两个少年男女和五个幼童，个个仙根仙骨，灵慧非常。内有一个小和尚和一个十来岁的短装幼童，更是鸡群之鹤，从未见过这等好人品，不禁狂喜。也未寻思，内一白发红脸妖道首先喝道：“这几个童男女便合我意。”李洪在幻波池见癞姑对敌隐形打人，觉着好玩；后来戏弄仵氏兄弟，与兀南公斗法，因对方法力太高，不曾快意。此时一见妖道乱发凶威，正好拿他试手。也未发话，只一晃，便将身形隐去，到了妖道身前，和在依还岭暗打仵氏兄弟一样，迎面就是一掌。

这男女三妖人俱是九烈神君门下妖徒。因乃师宠姬宋香娃被孽子黑丑气走，黑丑为寻妖妇回去，受别的妖人蛊惑，在大熊岭送了性命，妖妇不敢回去。九烈神君最爱妖妇，暗命三妖徒寻访，劝其回宫，好容易才把她寻到。宋香娃已爱上萧璋，又恐衆神娘怀恨迁怒，不能相容。仗着同来妖妇丑杨妃张春桃受过她救命之恩，以前便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另有两妖徒蝎尊者陶西、鬼婴儿史家泉，都是淫凶好色，容易上钩，便用罗刹消魂邪法蛊惑，勾引成奸，从而加以挟制，说九烈老怪近年闭门避祸，不能奈何他们，逼令叛师，另立邪教。三妖人竟为所动。妖妇不久途遇萧璋，追到卧云村，受伤逃回。伤愈之后，归寻三妖人商议，说村中俊男美女、灵秀幼童甚多，意欲强迫萧逸令萧璋顺从，献出少年男女，另选三十六个童男女回山，祭

炼邪法。事有凑巧，飞往后山，又与萧璋路遇，宋香娃知他法力有限，认作囊中之物，用邪法困住，当时逼迫顺从，意欲就地成奸。同时令三妖人照计行事。

三妖人因在事前查访出小神僧阿童不在村中居住，至多有一个欧阳霜，并不放在心上。正在大发凶威，猛觉眼前一暗，面门上早中了一掌。原来李洪因愤妖道凶恶，这一掌比打仵氏兄弟还重，吧的一声，当时满脸开花，面骨、牙齿一齐打碎。妖道正是陶西，骤出不意，纵有一身邪法，年老成精，也禁不住这佛家小金刚掌。又正张口说话，遭此猛击，连舌尖也被断牙咬碎，几乎痛晕过去。急怒攻心，一面忙施邪法防身纵避；一面施展毒手，扬手一团碧阴阴的妖光飞起。李洪认出是粒阴雷，料知妖道心中狠毒，妄想把全村震成粉碎，以图泄忿。惟恐波及无辜，不愿再打，先将如意金环化为三圈佛光，连环飞出。阴雷立被金环宝光收去，闪得一闪，同时不见。

妖道因受暗算，恨极敌人，一面手发阴雷；一面还想将肩上三柄妖叉化为三股叉形血焰，带着大股腥秽难闻的黑烟飞舞而出。怒火头上，本打算毁灭全村，并用妖叉搜杀仇敌。阴雷刚发，猛想起此来的目的，这么多灵秀童男女，还有一个美妇，一齐杀死，岂不可惜？微一迟疑，金光一闪，阴雷不见，这一惊非同小可。同时瞥见史家泉和妖妇张春桃正要下手擒那少年男女，内中一个小和尚突然把手一挥，立有大片佛光祥霞一闪，同来少年幼童一齐不见。只小和尚一人手指一道青虹，将两个同党飞剑、妖叉敌住，认出那是铜榔岛天痴上人所炼神木剑，越发惊疑。妖道想起宋香娃前月受伤，敌人也是一个和尚，方疑适才打人的也是他，待要上前助战。就这面上伤痛刚用邪法止住，转念瞬息之际，猛听一幼童口音哈哈笑道：“无知妖孽，今日你来得去不得了。且先教你临死以前遭点恶报！”陶西闻得幼童就在身前不远发话，想起先前一掌之仇，怒火上攻。舌尖已断，话说不真，怒吼一声，扬手大片黑烟，中杂一蓬金、碧二色的火星，连身飞扑上去。满拟势急如电，只一抓中，或被妖光邪气射中，仇敌立被惨杀，还将生魂摄去。哪知恶贯满盈，临死以前，还要多遭惨报。

李洪见妖道陶西神态狞恶，出手便发阴雷，知他凶残，特意惩治，使多

受苦，动作比他更快，身藏至宝，万邪不侵，又在暗中，妖道如何能是对手，妖光射处，一下扑空。妖道又听出敌人语声已到身后，心还自恃邪法防身，不以为意。因是仇深恨重，急于报复，也没再看同党对敌形势，只顾乱发妖光邪火，想将敌人杀死，通没想到防身邪法并无用处。幼童语声才止，吧的一声，左颊上又挨了一掌，护身妖光立被击散，残牙尽碎，皮绽血流，痛上加痛。妖道情急惊慌中，正不知如何是好，忽听空中又一幼童大喝：“这等妖孽，也值多费手脚，我们还有事呢。”

妖道陶西忽听出又有敌人赶来助战，连遭重击，敌人身形未现，心胆已寒。方在惊惶，眼前先是人影一闪，遍地妖光邪火中现出一个粉妆玉琢的幼童，与前见幼童相貌相似，只是背上多了一只连柄玉钩，颈挂金环，胸悬一朵金莲花，周身佛光祥霞环绕，与前见大不相同。大片妖光、邪火涌将上去，近身便即消灭。手指自己笑骂，神态从容，若无其事。猛地想起一个强敌，未容转念，同时一道朱虹，已随空中语声其疾如电直射下来，来势万分强烈。陶西颇为识货，看出厉害，百忙中又见同党已被小和尚的佛光罩住，不由魂魄皆冒，胆寒欲逃。刚一飞遁，那道朱虹已罩向身上，全身立被裹住，猛觉浑身针刺火烧，其热如焚，痛苦异常。心寒胆裂之下，凶威尽敛，不住团着舌头，颤声惨叫：“仙长饶我狗命！”一个十余岁的金冠短装的英俊幼童已随红光飞堕，戟指骂道：“陶西无耻老妖孽，你认得当年的桓真人么？你连元神都保不住，还想活命不成？”说罢，右手往外一扬，那道朱虹本由左手发出，法诀扬处，红光内突显出千万点金花。只听妖道连声惨号，一串极繁密的轻雷响过，金花纷纷飞舞爆散，妖道立被炸成粉碎。一溜黑烟刚由身上出现，亿万金花往上一合，妖道残尸血肉连那黑烟一齐化为乌有，形神皆灭。

李洪与陈岩累世至交，从未见他对敌时施展过这样毒手，好生奇怪，笑问何故。陈岩笑答：“我前生有一良友，曾受妖贼欺凌，稍微过分，也说不得了。”李洪知他素喜感情用事，延误天仙位业，也由于此，因不肯说，也未往下追问。

另一妖道史家泉和妖妃丑杨妃张春桃，见来了一伙少年男女幼童，上来

也想下手生擒。妖妇比较机警，因见来人根骨特异，尤以小和尚更甚。自从飞到，所有村民全都纷纷逃避，只由一个少年代村主答话，满脸均是惊惶之容。这伙幼童如是常人，怎会这等胆大，成群来此，并还兴高采烈，面无惧色？宋香娃前遇强敌，也正是个小和尚，莫要吃亏上当。心念一动，方想招呼同党查看，陶、史二妖人已先动手。就这晃眼之间，祥霞一闪，少年男女幼童一齐不见，只小和尚一人上前动手。阿童自小南极归来，功力更高，妖人如何能与为敌。陶西刚受惨报，还未伏诛，妖妇先被佛光罩住，如非阿童想试神木剑的威力，早已全遭惨死。史家泉也是为恶多年，恶贯满盈，分明见妖妇已被祥霞裹住，无法冲突，还在妄想施展独门阴雷，粉碎全村泄愤。阿童本性仁慈，不愿过分。因见二妖人相貌丑恶，神态凶横，所发又是最狠毒的阴雷，惟恐一时疏忽，被他爆发一粒，引出祸害，不再用神木剑比斗，将手一扬，那片祥霞立时展布，将男女二妖人一齐罩住，连闪两闪，连人带阴雷一齐消灭。紧跟着陈岩、萧璋也先后飞到，将老妖人除去。三妖人都是形神均灭，连残魂也未逃走。陈岩随说后山对敌之事。

原来萧璋归途路遇妖妇，已被邪法困住，始而奋力苦斗，口中不住大骂，不肯降顺。妖妇色欲蒙心，一面遣走同党，打算人去以后，施展邪法勾引。萧璋正在苦斗间，鼻端忽闻到一股温香，立觉心旌摇摇，不能自制。眼看中邪入迷，危急万分，陈岩忽然飞到。妖妇总算命不该绝，因随九烈神君多年，见多识广，一见红霞，便认出敌人来历，不等红霞中的金花上身爆炸，便先遁走。陈岩大喝道：“大胆妖妇，可认得昔年桓真人么？今日便宜了你。萧璋是我师侄，如敢再来卧云村扰闹，教你形神皆灭！”妖妇虽看出红霞金花来历，因见敌人是个幼童，又不舍得萧璋，已经逃远，还想回身观望。及听这等说法，才知果是往年有名散仙桓玉，不禁大惊，这才死心飞走。陈岩解了萧璋邪法，因听雷声，忙即赶回，一到，便认出往年仇敌妖贼陶西。因易静前生曾被陶西乘隙盗去一件至宝、七粒灵丹，后遇鸠盘婆，几遭惨祸。陈岩怀恨多年，苦于寻他不到，不料今日巧遇，如何能容。故此上来便下毒手，将其除去。因恐妖妇宋香娃约了同党卷土重来，萧逸和众小兄妹也再三留住，不放起身，遂在村中又待了数日，不见动静。

这日俞允中同了陆地金龙魏青路过当地。允中前和萧逸一见如故，又因那年曾与萧清、郝潜夫约定卧云村事完，即往青螺峪求见，待了数年，不曾前往，不知萧、郝二人因事耽延，新近才得起身，恰巧当日路过哀牢山，便道来访。萧逸父子师徒闻报大喜，忙迎进去，并为陈、李、阿童三人引见。偶谈起妖妇来犯之事，魏青笑说：“昨日路遇峨眉弟子诸葛师兄，谈起九烈神君夫妇。九烈神君因为妖妇背叛，不肯回宫，衆神娘因为孽子黑丑被杀，事由寻找妖妇而起，新近妖妇又勾引派去寻她的三妖徒，叛师不归，九烈神君虽气愤，还好一些，衆神娘却恨之入骨。妖妇得信胆寒，近已逃往滇西深山之中，依一妖人暂避。峨眉、青城两派门人因她造孽无穷，又用邪法伤过一个峨眉女弟子，现正搜寻她的踪迹。近数年内，妖妇决不敢在人前露面，村主只管放心。”

陈、李二人算计幻波池期限将近，早想起身，因主人和几个记名弟子再三哀求，知道妖妇说来就来，就此一走也不放心，正在为难，闻言大喜。萧逸和众弟子仍在强留。陈岩说：“此去幻波池，期限只有两三日。本想顺道访一老友，因为妖妇漏网耽搁，既知无事，必须起身。好在小神僧所居离此不远，只要用佛法稍为布置，一旦有警，瞬息可至。他又奉命暂时不能离山远出，就便照护，再好没有。何况妖妇不敢再来，相见有期，多此一二日之聚做甚？”萧逸等无奈，只得定了后约，离别起身。阿童本也要走，因素面软，被主人留住，只陈、李二人先行。

李、陈走到路上，李洪笑问：“所寻老友是谁？”陈岩笑说：“也是一位散仙。因他为人侠义，豪爽慷慨，后来仙缘遇合，在太行山出家，修成散仙，道号水云子。他曾采取万载玄金，炼就飞剑，未发时形如米粒，黄、白二色，自成一派。我与他已经相别多年，前三月我才访问出他住在大咎山斜对面日月崖，久欲往寻，正好便中同去。”李洪惊道：“他不是昔年在太行山独斗群魔，用亿万金銀沙劍连诛三十六妖党的苏宪祥么？我想见他已非一日，只因前生修炼甚勤，后又在雪山坐关，无什闲暇，他又行踪不定，未能如愿。如今乘便往访，再好没有。”陈岩笑道：“宪祥乃他俗家名字，我说的正是此人。他那独门飞剑，发时宛如亿万点米形金銀光华积成的瀑布长虹，分合

由心，化生不已，端的异军突起，神妙非常。我意欲约他同往幻波池，不知他去否。”

二人飞遁神速，边说边谈，不觉飞到大咎山境。前年陈岩原曾来过，日月崖就在山的东北，离毒手摩什魔宫只二百余里，两座峰崖遥遥相对。水云子苏宪祥所习虽是玄门正宗，因是得道多年，人又和易，不喜树敌结怨，正派中仙侠固多好友，便几个异派中的首要人物也颇有交往。因知轩辕老怪师徒声势浩大，不是寻常所能除去；老怪师徒也知他交游众多，法力高强，无故不愿树此强敌。所以彼此所居相去虽近，各不相扰。当地双崖对峙，下藏幽谷，为山中风景灵秀之处。共只一条出路，洞府便在谷的尽头。前面大片平地，生着数十百竿特产大竹，有水桶般粗细，高达六七丈，森森矗立，蔽日插云，因风振籁，声若鸣玉，与泉响松涛相与应和，景绝幽静。洞门也极高大整洁。当初原是无意中发现，辟作别府，太行故居仍在。宪祥往来两地，每处均有两个门人留守。

二人到后一看，谷口双崖已全倒塌，洞也残破崩裂，乱竹纵横，老竹多半倒断，地上却生着不少小竹，蓬蒿没顶，荒芜异常，好似经过地震山崩神气。陈岩方在奇怪，说主人法力甚高，怎会这样残破？李洪忽想起小寒山二女火炼毒手摩什之时，曾用七宝金幢；敌党又均是有名妖邪，所用阴雷法宝，威力猛烈：故左近山峦多被震飞。也许彼时主人他出，未及行法防御，受了波及。

正说之间，遥望一溜金光由斜刺里飞来，直飞入洞，宛如星雨自空飞泻，一瞥不见，神速异常。二人正立在洞前大竹之下，来人似未发现，电射飞入。陈岩方说：“此人剑遁，正是苏道友的家法。”待不一会儿，前见金光同了一溜银光忽又相并飞出，似要越崖飞去。陈岩见后来遁光也似银雨流天，向空倒射，分明与主人一路。方要追问，那两道遁光刚到崖顶，未及越过，忽似有什急事，双双掉头往洞口退回。同时又听异声破空，由远而近，甚是凄厉。陈岩听出来历，忙即低喝：“洪弟隐身，待我助他一臂之力。”

李洪闻言，刚把身形隐起，一股黑烟已疾如电驰，由空中直射下来，神速已极。落地现出一个身穿翠叶云肩，腰围翠羽短裙，臂腿裸露，头插金刀，胸前